

报废



郝双祿 著

KUJING

枯井

郝双祿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关于肃反斗争的中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的初期。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前夕，一个村干部被人谋杀了。通过对这一案件的侦察以迄破获，表现了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表现了我方公安人员的勇敢机智，并且描述了他们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走群众路线，因而得以破案的经过。

枯 井

郝双祿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3/8 字数100,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目 次

一、任 务	1
二、失 踪	6
三、鬧 匪	12
四、爭 論	19
五、岸堤村里的活閻王	24
六、早年間的官司	30
七、刘丙辰复員归来	36
八、兩条綫	41
九、十月十七日	46
一〇、在馬庄路上	52
一一、偵察員的报告	57
一二、村长可疑	62
一三、是誰造謠	65
一四、一只旧鞋	73
一五、鬧匪不实	83
一六、一根碾棍	86

一七、民兵問題	89
一八、刘家大場	95
一九、鞋的来历	101
二〇、推 論	104
二一、决 定	106
二二、赶 集	111
二三、預 审	118
二四、詭 計	126
二五、內 奸	132
二六、“請客”	138
二七、一箭双雕	143
二八、在枯井中	148
二九、罪犯落网	153
三〇、岸堤村在怒吼	161

后 記	167
-----	-----

一、任 务

陆平随着部队来这里有不少日子了。

这个地区，算老区，也算新区。所以说它是老区，是因为在日寇占领时期，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一带活动，建立过抗日政权，日本投降以后，也有过民主政府；而又所以说它是新区，是因为它距离天津不远，介于国民党与我军之间，是敌我的边沿地区。在某些时期，国民党也曾侵占过这里，在这里建立过他们的反动政权。现在，国民党虽然被撵跑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主、恶霸、流氓、土匪、特务——这些社会渣滓一起跟着滚了蛋的。这样，他们留在这里，自然就有他们的勾当。因此，这情况，这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我们的民主政权，为了发动群众，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铺平道路，必须把那些垃圾清除干净。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敌人的活动是隐蔽的，因而，在工作中，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机智、冷静和细致的分析。

我們在陆平的性格上就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平常，陆平是一个性格爽朗爱說爱笑的人，和同志們在一起，他的心地善良而单纯，容易被人了解。但是在敌人面前，他却变成一个机智勇敢、使敌人穷于应付的人。

这天，他从科长屋里匆匆出来，心情显得十分激动，因为他刚接受一件新的艰巨的任务。

根据林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說东岸堤村的反霸斗争刚刚开始，而村里的党员副村长刘丙辰同志，在一次干部会议之后突然失踪了。經县委駐村的工作組到各处查找，至今还没有下落。目前在群众当中議論紛紛，流傳着有关刘丙辰的許多謠言。这一事件，对当前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增加了部分群众的顾虑。对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增加了許多困难。因此，要求地委派得力干部协助偵查。在报告当中还說明：刘丙辰同志，現年三十二岁，雇农出身，在一九四〇年入党，現任村支部委員兼副村长。

陆平把科长交給他的这份材料又看了兩遍。从簡短的报告，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須尽早破案的责任感，占据了这位偵查員的整个思想。他本打算从材料里找出点头緒，但由于材料不具体，使这位有着丰富的偵查工作經驗的陆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感到很难提出任何有把握的見解。領導上要求陆平要在兩個星期以內查清这个案件。在他出发之前，科长还当面作了指示：

“刘丙辰失踪的案件，关系到党的当前中心任务。它

不只是岸堤一个村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林阳全县反霸斗争的开展。反霸斗争不开展，群众发动不起来，那么土改就无法进行，所以地委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因此，一定要尽速破案。到林阳以后，要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必须坚决防止那种孤立主义、神秘化的脱离群众的作风。”科长紧盯着陆平的那双似乎陷入深思的眼睛，末了又追问了一句：“你再好好想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科长的指示简洁有力，使他再一次理解到任务的重要。他说：“情况还不大清楚，现在还提不出什么问题，以后在进行中会向科长随时报告请示。”经过陆平的选择，领导上同意由除保科的侦查员李定坤、小赵——赵金科和女侦查员王素四个人参加。临行以前，陆平召集他们扼要的介绍了县委的报告、任务的重要性和限期。便带领着这支精干的侦查小组从师部出发。根据研究的初步计划，陆平和小赵到县委去请示任务；李定坤和王素化装潜入东西岸堤两村了解情况。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又商量了一些工作中的具体细节问题，而后他们就分成两批，各自奔向不同的目的地。

师部驻扎的地方离着林阳县只有三十多里路，陆平跟小赵不到中午便赶到了林阳城。找到县委机关，董书记立即接见了他们。并且告诉陆平说：

“县委社会部长王群同志已经到了岸堤。县委驻村工作组由县妇救会副主任李雁云同志负责，希望你们要取得

密切联系。”

陆平一听到李雁云的名字，他馬上覺得臉热乎乎的，一下子連脖子也紅了起來。这其中却有个原由：当初，一〇二部队驻扎林阳的时候，在配合地方的除奸反特工作中，陆平認識了林阳县妇女救国会的副主任李雁云。在三个多月的接触当中，雁云对陆平那种爽直、乐观的性格和那对人誠懇、謙虛、和藹可亲的态度，漸漸地产生了好感。两个人除了正常的工作上的接触以外，雁云还經常主动地和他談談工作、学习和生活。每次交談，总是很融洽的。这一切都让县委社会部长王群同志看在眼里，他看出双方都是有意的，两个人的条件也很相称。于是，这位关心同志的社会部长，主动地充当了月下老人，分別找到雁云和陆平提出了这个問題。这一提不要紧，两个人足有一个星期沒有見面。不是工作沒有接触的机会，而是相互間故意的迴避。还是雁云在这方面更爽朗些，后来，她主动地和陆平接近，才改变了这种情况。事后，他們常来常往，书信不断，成了一对恋人。

董書記以前听王群談过雁云和陆平的关系，現在看到陆平面紅耳赤的尷尬样子，他微微地笑了笑，接着又做了补充：

“李雁云同志对岸堤村的情况很熟悉，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由她向你們詳細地介紹。在目前，应当注意配合当地的反霸斗争，这是当前党的中心工作。这一环要打不开，其他一切工作就很难进行。刘丙辰事件，是在当地斗

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出現的，它給當地的鬥爭增加了阻力。希望你們注意用階級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不能當做一般的案件看待，在工作當中必須嚴格遵循階級路線，依靠貧雇農……。”

聽完了董書記的指示，陸平也把小組的初步計劃做了匯報。

董書記說：“這些具體問題，請你們跟王群同志商量去吧，你們兩人不是老夥伴嗎？這次地委派你來就是出於他的要求。當然縣委也是非常同意的。”

在往岸堤的路上，陸平的心情是不平靜的，這是人們在接受一件艱巨的任務之後，一般的正常的感情。劉丙辰的突然失蹤是出於什么原因呢？與當時當地的反霸鬥爭是不是直接有關呢？還是出於偶然性的原因呢？劉丙辰的出身、歷史、性格，以及他周圍的環境又是如何呢？這一系列的問號，陸平在沒出發以前，就在腦海里盤旋。目前，他不但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偵查方向，就連劉丙辰失蹤的性質暫時也難於作出正確的估計。

陸平這次接受任務時的心情，和以往不尽相同。這次的任務是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之下；具體工作中除了有一個老戰友王群同志外，還有雁雲的參加和幫助，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陸平對他的工作條件也是滿意的。客觀上這些優越的條件也堅定了他的必然要取得勝利的信心。但他也想到如果過早地滋長着樂觀情緒，也是極為有害的。他馬上向自己提出了警告，這不是高興的時候，現在就高興為時太早，他非

常清楚，偵查工作中的任何一點疏忽，都有可能使本來能夠取得勝利的工作遭到失敗，或者是要走很大的彎路。假若一個偵查員要是在敵人面前表現了驚慌失措，因而使敵人漏網，這不僅僅是一個錯誤，應當說是对革命事業犯下了罪過。這是組織上一再對自己進行的教育。作為一個保衛工作人員，必須牢牢地記取這個一刻也不能忘記的原則。

二、失 踪

縣委駐村工作組的辦公處，設在村東頭路北的一所大院里，從東街進村，遠遠地就可以看見院里那一棵高聳入雲的大楊樹，樹身有一樓多粗，干枯的枝丫上還挂着稀疏的干得卷了邊的楊葉，微風過處，簌簌作響，從茂密的枝丫來看，在夏天它能頂得上半個涼棚。院子很寬綽，但是房子並不多，只有迎面坐北兩間又破又旧的土房，院里的地基又硬又平。大門口上放着一個石碌軸，楊樹底下有一個一人多高的麥秸垛；里屋雖然盤了個土炕，好像壓根兒也沒燒過，牆角旮旯布滿了蜘蛛網，炕上的窗戶，也是不久前才用紙糊上的。進了這個院，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專為收秋打場的場院，平常不住人。陸平來到這個有楊樹的場院時，已經是過晌午了。王群、雁雲都沒在，打听一下隔壁的老

乡才知道他們正在村公所里开干部会。陆平跟小赵沒有站住脚，立即赶到了北街小学校对过的村公所，还没等进屋，陆平在院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同志講話的声音：

“……群众有顾虑，就应当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我們当干部的，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表現急躁；更不应该有半点退縮。刘丙辰同志的下落，一定要弄明白，县委已經作出决定，我也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决心……”雁云的話还没有說完，听见外边的脚步声已走进屋来，她一回头，第一眼就看到了陆平，在她那秀丽的微微发紅的健康的两頰上，登时就泛起了一层紅云。还没等雁云說話，坐在里边的王群已經跑到了屋門口，紧紧地握住了陆平的双手搖了又搖，滿面堆笑地說：

“啊，你可来啦。我們早就等着你了。”王群看到来的不是陆平一个人，于是又問：“为什么你們来的这么晚？”不等陆平回答，跟着，他又向正在注視陆平他們的村干部們做了介紹：“这位是陆平同志……”王群剛說到这里，陆平搶着接过来說：“我是县政府民政科的。”王群会意地点了点头，繼續接着說：“他們是来参加工作組，帮助咱們在岸堤村进行工作的。”陆平看了看坐在座的干部，很謙遜地說：“我經驗不多，以后还請大家多多地帮助。”跟着他又指着小赵說：“这是跟我在一起的赵金科同志。”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小赵一边冲着人們点头，一边說：“我很年輕，更需要同志們的帮助了！”寒暄了一番以后，会場上漸漸安定下来。雁云又接着剛才談的問題对大家說：“刘丙辰同志

的下落一定要查清楚，反霸斗争的运动一定要进行到底，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现在有了陆平同志和赵金科同志，我们又增加了新的力量，更加有了信心。”

这时，雁云想到工作组急需向陆平他们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于是，就宣布散会。当村干部们临走时，她又一再嘱咐：“请大家回去多想一些办法，有什么意见可以找我研究。”

雁云刚才在会上借着讲话的机会，对陆平和小赵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显得既不突然，也完全合乎她这个工作组组长的身份。这时她脸上的红云已经消逝，心情也很快地平静了下来。

散会后，陆平和工作组的几个同志回到了他们住的那个场院，也没休息，就由侦察队长张德才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刘丙辰同志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夜里失踪的，到今天已经十二天了。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工作组立刻就派人到刘丙辰可能去的地方打听。据说是在头天晚上，他到村里老妙家里坐了会，临走时说去开会，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可是那天晚上并没有开会。跟着又出村找，一路找到丙辰的女妹子家；丙辰的两个妹妹又到了马庄他姥姥家；村里还派人到了史家村，找到和他一块复员的张克昌家。这些都是他可能去的地方，但是都说没看见丙辰的面。”

张队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雁云接着又把当天发现丙辰失踪的一些细节做了补充。她说：“那天一早我听王大虎

說，刘丙辰一夜沒有回家，我就和大虎一起趕到了丙辰的家里。見到丙辰妻子和他那个刚三歲的女儿，正坐在屋里发楞呢！我問：‘丙辰呢？’她說：‘我正想去找你們呢？他从昨天晚上出去就沒有回来，我还以为你們又开了一夜会。刚才大虎哥来找他，說是昨天晚上沒有开会，我才多了心，’跟着她又叹息了一声，忿忿地說：‘这个村子可不是个好村子，什么事都能出！丙辰跟我也說过好几回呢。’看到丙辰媳妇那个着急的样子，我們对她又安慰了一番。

“我跟大虎从丙辰家出来，先到了南街村长的家里。村长刘玉田听說丙辰一宿沒回家，他說：‘不用着急，出不了什么大事，以前打鬼子的时候丙辰沒有被人害了，現在誰还敢动他一指头？要說这两天黑夜白日地开会开的也真够呛，說不定是膩味啦，到亲戚朋友家去躲兩天，待不了几天他自己就会回来。’我跟大虎都不同意村长的这种看法。我說：‘丙辰在这个时候絕不会躲出去，一来他不是这种人，二来他要是真的出去躲几天，还能不告訴他家里？刚才到丙辰家，他媳妇一听說夜里沒有开会，立时带出了那种焦急的样子，就可以肯定她不知道丙辰到哪儿去啦。’

“村长听完我的話他又慢条斯理地說：‘这也很难說，他的脾气一向就是挺古怪。前几年他出去当兵，除了村里的支部書記以外，他家里的人誰也不知道，連嫁在当村的妹妹也不知道，为这个事他的两个妹妹都疑惑是被人害了，大哭大鬧了好几天，等支书告訴了她們以后这才算完。当时我也怀疑了好几天，其实呢？沒事。’

“当时大虎一听就起了火，他指着刘玉田說：‘前年的皇历今年你还能看嗎？不能光說过去，这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嗎？不能认为已經天下太平，丙辰这个事，不能够光往好处想。’

“我附和着大虎的意見說：‘咱先想办法找人要紧，大虎說的对，我們应当随时提高警惕，麻痹就要吃亏，目前最要紧的是找人。’

“村长很不耐煩地說：‘要怕出什么意外，找一找也好。’其实他光說不动，我跟着催了好几次，他才勉强地到史家村张克昌家里去了一趟，回来还嚷着累的腿疼腰酸。

“村里的民兵队长刘連山听說这个事以后，很着急，他主张发动全村的民兵去找，被我跟大虎拦下啦。他个人那天还騎着車子跑了好几个地方。对丙辰倒是挺关心，不过，看他那天表現的神情也有些过于紧张似的……。”

这时陆平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雁云的汇报，有时他还把个人认为是重点的地方記在一个小本上。这时雁云又接着說：

“这天，工作組的同志和大部分干部整整地翻騰了一天，到晚上各路找人的都回来了，还是沒有一点音信。”說着，她看了看王部长又轉向陆平說：“第二天王群同志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又跟支书王大虎同志根据丙辰失踪的这个事件作了具体的分析研究，虽然对事件的性质还不能得出个結論，但是我們一致认为：在这反霸斗争将要开始的时候，敌人也不会坐而待斃，根据掌握的情况，从工作

組來了以後，村里的幾個地主表面上顯着是老實啦，其實，他們在背地裏還有活動。另一方面，這一帶過去是游擊區，剛解放了不久，比根據地要複雜得多，這些歷史上的條件和當前敵我鬥爭形勢的變化情況就要求我們必須隨時隨地的提高革命警惕，凡事不能只憑主觀願望往好處想。”這時小趙遞給了雁雲一碗白開水，她含笑點頭表示謝意。把碗接過去喝了兩口，又把丙辰的歷史做了個概括地介紹，她說：

“要說劉丙辰可真是一位好同志，他從十幾歲給地主扛活，一九四〇年這個地區第一次解放時，就入了黨。一九四一年參軍，在十八團表現的非常勇敢。當過班長、排長，前後兩次負傷。第二次因為右臂負傷很重才離開了部隊。回到村里的這一段工作當中，立場堅定，為人耿直，在目前的反霸鬥爭中是一個主要的骨幹分子。所以，他的失蹤就直接影響了工作的進行。頭一天人沒找到，第二天又派了一批忠實可靠的幹部和群眾四處去找，結果還是沒有頭緒。第三天我跟王部長回到城里向縣委作了正式報告，跟着就派來了縣局偵察隊張隊長進行偵查。到今天已經整整十二天了，仍然沒有結果，丙辰是死是活，還不知道。這個事件的发生對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在情緒上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剛剛醞釀成熟了的反霸措施，不得不停了下來，在這個節骨眼上要想把村里的群眾發動起來，顯着就更困難了。看情況，劉丙辰同志的下落查不清，岸堤村的反霸鬥爭也很難進行，這是目前本村工作中的關鍵。”雁雲這樣講着。她的話不但有情況，有分析，頭頭是道，而且也有

很大的感染力。听过她講話的人，恐怕誰也不相信她是一个不滿二十五岁的青年。在陆平的眼里，她是一个久經战斗，熟悉自己职务的战士。原来雁云的父母都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早在事变前，父亲就被組織上派到一个矿区的工人夜校里教书，实际上领导着整个矿区的工人运动。雁云和母亲不久也搬了去。“七七”事变不久，矿区淪陷。夜校被鬼子封閉，父亲就在鎮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鋪，繼續领导地下斗争。为配合八路军对敌人进行打击，在矿区組織了三次罢工。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父母同时被敌人抓捕惨害。当时雁云正在矿区的一个初中上学，父母被捕的当天，她就由組織上派人护送到冀中根据地一个中学讀書。因为有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她沒等到毕业就参加了抗日斗争。战争是一座革命的熔爐，几年来她始終站在斗争的前哨，在艰苦的环境中已經把她鍛煉成为一个坚强的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鬧 匪

丙辰失踪的第二天，全村忽然流傳着鬧匪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沒等天黑就哄动了全村。据說鬧匪和丙辰失踪是在一个晚上发生的，这就使村里不少人相信丙辰